

木匠皇帝

朱由校

历史人物传记小说系列

郭晓畅 著

他是皇上，却喜欢当木匠；他是皇之长孙、长子，
却始终没有相应的尊荣，甚至连大字都不识几个

当江山交到这么一位不识大字的小木匠手里

左右又有一个蹲着撒尿的男人和一个淫邪的奶妈辅佐，历史将会如何被涂鸦
甚或涂毒？今天的我们看了，该觉得多么好笑，不，多么可悲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木匠皇帝

朱由校

历史人物传记小说系列

郭晓畅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匠皇帝朱由校 / 郭晓畅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5. 5

(历史人物传记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047 - 5582 - 7

I. ①木… II. ①郭…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7963 号

策划编辑 宋宪玲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编辑 宋宪玲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5582 - 7/I · 0185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9.75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4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回	皇长孙西苑捕蚂蚱	慈庆宫晚膳有佳肴	1
第二回	争对食客氏美滋滋	玩斧凿小爷喜洋洋	13
第三回	万历爷不喜都人子	皇长孙难成皇太孙	25
第四回	朱由校立志当木匠	为学艺好歹识俩字	35
第五回	皇宫内疯狂玩掉城	榆关外明朝连丧师	47
第六回	凶西李看视朱由校	俏乳母发情污圣体	57
第七回	万历爷传位泰昌帝	朱由校未成皇太子	69
第八回	红丸案接连移宫案	小木匠陡然登大宝	81
第九回	念旧情新皇荫客魏	受蒙蔽天子赶熊杨	93
第十回	两醉监大闹乾清宫	小皇上钦点鸳鸯谱	105
第十一回	朱由校迎娶张皇后	后金军攻陷辽阳城	117
第十二回	魏进忠设计害王安	众廷臣竭力驱客氏	129
第十三回	王化贞殃及熊廷弼	魏进忠更名魏忠贤	141
第十四回	客乳母后宫享富贵	众宫嫔生死两茫茫	155
第十五回	结阉党朝政受侵扰	掌东厂太监气势汹	167
第十六回	猛杨涟讨伐魏忠贤	朱由校庇护恶太监	181
第十七回	午门外郎中被杖死	受污辱首辅求罢斥	193
第十八回	魏广微甘为太监侄	东林党无奈遭驱逐	203
第十九回	孙承宗被阻都门外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215

第二十回	紫禁城重修前三殿	锦衣卫复逮汪文言	227
第二十一回	迷糊糊真龙跌落水	惨兮兮忠良遭杀戮	239
第二十二回	孙承宗离任山海关	袁崇焕固守宁远城	251
第二十三回	魏忠贤再次兴大狱	苏州城义士击缙绮	263
第二十四回	举刀笔文盲实可笑	建生祠太监不自量	275
第二十五回	袁崇焕壮志未能酬	朱由校病中成夙愿	287
第二十六回	崇祯帝旌忠诛众恶	天启帝归葬澹峪岭	299

第一回

皇长孙西苑捕蚂蚱
慈庆宫晚膳有佳肴

“客奶，你去哪儿？”

“撒尿。”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你先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客奶……”

被称作客奶的，是当今圣上万历爷的长孙、皇太子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的乳母客氏。今天下午，她领朱由校来西苑玩儿，看到树林间、草丛里有不少蚂蚱，便兴冲冲地捕将起来。朱由校今年 12 岁，生性顽皮、淘气，只要是玩的，一学即会，捕蚂蚱自然不在话下。他与客氏这里走，那里瞧，小半天的工夫就捕了好多只蚂蚱，用一根细草茎串了。不仅蚂蚱大有斩获，朱由校还捕到了一只蝈蝈，铁皮儿，粉肚儿，膀大翅长，把他高兴得不行。因在来前没想到要玩这出，也没带个笼子或是别的什么家什，他只好像宝贝一样，将蝈蝈小心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跟朱由校的年龄一样，客氏进宫已有 12 个年头了。朱由校自出生起，就由她奶着，照看着。此人性格爽直，大大咧咧，说话做事常常不管不顾，但在西苑这等禁地，她还是有所顾忌的。内急了，只好乖乖地、急呼呼地找茅房去，断不敢随随便便就地解决。这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家苑囿还是考虑周全的。可没想到，等她回原地后，却不见了朱由校。

“小爷？”客氏喊了一声。在这地方，万不可大声喧哗，只好压低了嗓子。不见回音。

咦，撒泡尿的工夫，这小子还能跑到哪里去？再喊：

“小爷，小爷……”

还是没回音。客氏便有些急。想自己这叫干的啥事儿？玩着玩着却丢了孩子。西苑很大，树木多，这要迷路了还行，大不了发动太监宫女们去找，

可里面还有北、中、南三海，要是掉进去……客氏越想越怕，“小爷，小爷”，她喊着喊着，到最后带了哭腔。

“嘻嘻，客奶，我在这儿呢。”

客氏一回头，发现朱由校就在自己的身后。

“你这死……好孩子，吓死我了，你跑哪儿去了？”她刚要骂声“死孩子”，一想不对，急忙改口，“怎么喊你半天都不答应？”

“我一直就跟你后边呀，你也不知道回头看看。”搞了这么个小恶作剧，朱由校颇为自得。

“老天爷，以后可千万别这样了，吓死我了。走吧，时候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不行，再玩会儿吧。”

“快走，回去晚了，才人娘娘是不骂你，可要骂我了。”客氏不由分说，拉起他就走。

朱由校没办法，只好提着蚂蚱，紧跟着。

“嘻嘻，嘻……”在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地笑。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哈哈，刚才我看见你撒尿了。”

“呸！撒尿有什么好看的？”客氏呸的一声，脸上有些臊。想到自己掀起裙子，褪下裤子，撅着屁股，却遭一个半大小子偷窥，实在是窘。“你……真的看见了？”

“真的。你不让我跟着，我就偷偷跟在后面，看见你进了茅房，蹲着撒尿。哈哈哈，你撒尿原来是蹲着。”

“我是女的，哪能不蹲着撒？哪像你们男的，站着，多省事。”

“喔，原来女的撒尿是蹲着，男的是站着，这就叫男女有别。”朱由校恍然大悟。

“算你聪明。”

“客奶，你说那些公公们算男的还是女的？”走着走着，朱由校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来。

“当然是男的。”

“那他们撒尿怎么也是蹲着呢？”

“净胡说，你又看见了？”

“看见了！”朱由校很得意，“我瞅见咱宫里小火者的了。并且，我还逼着他们脱裤子，让我看了看。嘻嘻，真好玩，他们没了小鸡鸡和蛋蛋，那地方光秃秃的。”

“吓，还是皇长孙呢，将来要当皇上呢，净看人家这个。”

“那他们没了小鸡鸡，还能再长出来吗？”朱由校又接着问道。

“不可能。即便再长出来点儿，也给他们骗了去，这帮死公公。”

“多可惜呀，那他们长大了撒尿，还是蹲着吗？”

“我哪知道。今天邪了，你老问这干嘛？”

“好玩呗。嘿，想起来了，等找机会，我偷着看看大魏公的去。看看他怎么撒尿，到底是蹲着还是站着。”

“你这孩子，不兴这样，小心我告诉你才人娘娘。”

“别，别，我不看了还不行吗？”

从西苑东门口出来，沿筒子河，绕紫禁城而走，进东华门，再入慈庆宫，这段路不近。一路上，朱由校和客氏以撒尿为题，扯来扯去的，倒也没觉着累。回宫后，朱由校并没回自己的住处，而是径直去了厨房。

“哎呀，不知小爷驾到，老奴才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说话的人叫魏进忠，就是刚才朱由校提到的那个“大魏公”。在慈庆宫，有两个太监姓魏，一个唤作魏朝，乃朱由校的贴身近侍，这两天有事告假，不在宫内，另一个就是这魏进忠。此二位关系交好，以兄弟相称，没事了常在一起，别人为了好区分，便分别称之为“大魏”、“二魏”。魏进忠居长，自是“大魏”。这会儿，他正张罗着为朱由校及其母王才人做晚膳呢，见是小爷过来，忙笑着上前迎接。

“大魏公，你看这是什么？”朱由校举了举手中所提物什。

“嗨，蚂蚱。这玩意儿在我们乡下不稀罕，在宫中可是难见。谁给你的？”

“我自己在西苑捕的！”朱由校骄傲地答道，“听客奶说，油煎蚂蚱很好吃。今晚你就把这些都煎了吧。”

“好嘞，只要小爷愿吃，我就愿做。”魏进忠接过蚂蚱，又瞅了瞅跟朱由校一块儿过来的客氏，“行呀，弟妹，真有你的，竟领着龙孙捕蚂蚱，这可是

乡下野孩子玩的。”

“捕蚂蚱怎么了？你不是也陪着人家玩泥巴、掏鸟窝吗，不也都是野孩子玩的？就许你州官放火，不许俺百姓点灯。”客氏白了他一眼。他们两人熟得很，见面后若不斗斗嘴、调笑两句，便不算完。

“虽说同样是野孩子玩的，但爬树掏鸟窝小爷喜欢，既可登高望远，又可得雏鸟或是鸟蛋。”大魏强词夺理，振振有词。

“人家也不是不喜欢捕蚂蚱呀，你说对吧小爷?!”客氏爱怜地拍拍朱由校，“瞧这一身的土，手也脏得厉害，待会儿可要好好洗洗。”

“对呀，捕蚂蚱确实好玩。今天下午，我还是第一次玩捕蚂蚱呢。明天我们还要去，大魏公也一起去吧。”

“行呀，小爷让我去，我就去。有我老魏出马，一定能顶你客奶俩。除了蚂蚱捕得多，说不定我还能帮小爷捕到蝈蝈，逮俩蚰蚰儿呢!”

魏进忠笑嘻嘻地，故意拿话“激”客氏。

“哎呀，我刚才就捕到了一只蝈蝈!”朱由校猛地想起口袋里的东西。他把手伸进去，想把蝈蝈取出来，不曾提防，那只蝈蝈一下咬住了他的食指指头肚儿，疼得他“哎哟”大叫一声，慌忙伸出手。蝈蝈的一条大腿被扯断，却仍死死地咬住他不放。

“哇哇，哇哇……”朱由校大哭。

“好你个臭蝈蝈，敢咬俺小爷。”魏进忠眼疾手快，上去一下就将那蝈蝈捏个粉碎。朱由校的指头被咬破了一点儿皮，出了点儿血。

“别哭，别哭，不要紧，不要紧。”客氏搂住朱由校，连声劝慰。

“哇，哇哇哇……”朱由校哭个不停。

“唉，唉，这还得了。小爷被咬伤了，赶快传太医吧。”魏进忠在一旁有些慌神儿，出开了主意。

“得得得，不就是被蝈蝈咬了一口吗，有啥大惊小怪的，还用传太医?”客氏显得满不在乎，“好孩子，不哭，不哭，一会儿就不疼了”。她捧起朱由校的手指头，也不管脏净，一口就含在了嘴里，用舌头尖轻轻地舔着。

“嘻嘻嘻，真舒服，真舒服。”过了一会儿，朱由校不但止住了哭，且破涕为笑也。

“好了，不疼了吧?!我说一会儿就好的嘛。”客氏轻声哄着朱由校。“魏

哥儿，去拿点儿柴火灰来。”她又抬起头，吩咐魏进忠道。

此处就是厨房，柴火灰现成。魏进忠即去灶间，用手捏了一点儿过来，搥在了朱由校的受伤处。这是乡下用来止血的土法子，若偶尔磕磕碰碰、蹭破点儿皮，就随手抓把柴火灰往上一搥。现在，客氏对尊贵的龙孙也是照方抓药，且不管这法儿管用不管用，反正人家小朱由校是立马“痊愈”，又开始活蹦乱跳起来了。

“我的蛐蛐呢？”他又惦记起了他那只蛐蛐。

“去他奶奶的，小破玩意儿不识好歹，竟然敢咬小爷你，早被我先斩后奏，捏成了一团泥。”老魏进忠冲朱由校嬉皮笑脸。

“唉，那可是只好蛐蛐呀，个头真大，叫声多响。”

“没事儿，没事儿，等明天奴才我一定给你捕个更大的。”见朱由校有些惋惜，魏进忠赶忙许诺道。

“明天……明天我可不去，那蛐蛐厉害，咬人。”朱由校连连摇头。想是刚才那一下咬得他真是不轻，让他心有余悸。

“那我就出去给你淘一只。”

“好啊。”

“行了，行了，别说蛐蛐了，还是先去洗洗手、擦把脸吧，一会儿要吃饭了。”客氏将他们的话头儿打断。

“等会儿洗，我先玩玩。”

朱由校一溜烟儿，跑开。

“我说弟妹啊，你对小爷真好，他也肯听你的话。”

魏进忠这可不是言语相激，有意跟客氏斗嘴、取乐儿，而是着实夸赞。这时候在灶间里，几个厨子公公正煎炒烹炸，干得欢实。朱由校一个人早不知蹓哪儿去了。魏进忠和客氏一时没事儿，站在那儿闲聊。

“他从小到大都是我带着，怎么能不好？这位小爷呀，调皮归调皮，可你只要顺着他，由着他的心性玩儿，他自然肯听你的。”客氏随着魏进忠的话说道。

“弟妹说得是。日久生情嘛。别说是跟人家皇室小爷、龙孙、贵种，就是跟个猫啊狗的一块儿待久了，还有感情呢。更何况弟妹人又好，长得又俊，谁见谁喜欢。”



“魏哥儿就是会说话，讨人喜，合人意。只是你别总是一口一个弟妹的行吗？叫人听见了多不好。”

客氏与那“二魏”魏朝是“对食”关系，也就是常说的“对儿”——太监跟宫女名义上结为夫妇。此事古已有之，差不多成了深宫里的一种风俗了。原来，皇宫内不为太监供应饭食，也不许太监们自己起火，而宫女们却有此“恩宠”。于是乎，那帮在宫里当差的太监捎了冷饭凉菜来，便托相熟的宫女代温，久而久之，便搞到了一起，两口子似的。那魏朝与客氏同在朱由校近前，近水楼台，黏黏糊糊，遂很早就成双配对。这在宫中已不算什么秘密。故“大魏”总拿这事儿说笑，见了客氏，就喊人家弟妹。

“瞅瞅，还抹不开面子呢。你是我魏朝弟弟的媳妇儿，我是他大哥，我不叫你弟妹叫什么？叫妹妹？那魏朝弟不就成了我妹夫了吗。”听客氏不让这么称呼她，魏进忠马上接过话来，戏谑道。

“去去去，刚说了几句好话，怎么又开始胡说了。”

“不让胡说，那就说正经的。哎，这两天怎么没见我那魏朝兄弟呵，他干什么去了？”

“出宫办点事儿，后天才回来。”

“嘿嘿，人一走就是这么些日子，你必定想得慌。”魏进忠两眼色眯眯，一脸不正经。

“他走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好想的？再说想了又有啥用？”

客氏装作生气的样子。又想起朱由校说的要看太监撒尿之事，禁不住斜着眼，扫了扫魏进忠的裆间，脸上即莫名地起了潮。

“是，是，就是想了也没啥用，没啥用。”魏进忠陪着笑脸，“弟妹，不，妹儿啊，魏朝兄弟不在，你便不用给他热饭，今晚你就在这儿吃吧？”

“好呀，吃就吃，省得回去一个人再做，也好让我尝尝你的手艺。”

“我的手艺可没你的好，人家小爷就爱吃你做的‘烩三事’。有回他赏给了我一点尝尝，确实不错。”

“你是专门管办膳的，做菜也不差呀，今晚我一定要多吃点儿。”

“好啊好。哎……我们这是不是也叫对食？”贴着客氏的耳朵，魏进忠嘀嘀咕咕。

“去你的。”客氏脸一红，给了他一拳。

“客奶，给你这个。”

两人正在闹的时候，朱由校跑了回来，手里握着一个茄子。那茄子又长又粗，外皮光滑、油亮。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客氏不解其意，诧异地问道。

“给你吃呀。前两天我去你的住处时，见你枕头边放着一个茄子。你说是留着吃的。”

“呵……没有，没有，你别瞎说，瞎说。”客氏一听，立即羞了个大红脸。

“怎么是我瞎说？你忘了，那天你说没事就爱生吃茄子，还说也爱拿茄子玩儿，解闷。客奶，你快拿上这个吧，床上的那个都已经蔫了，说不定里面都烂了。”

“不要，不要。”

“给你，给你。”

一个连连摆手，不接，一个却硬往手里塞。

女人。床上。茄子。朱由校还小，尚不明就里，难解其意，魏进忠这厮可是十分了然。“哈哈，哈！哈！哈！”他大笑不止，“妹儿啊妹儿，没想到你还爱吃这一口。要说茄子，我这儿不有的是嘛！不只茄子，还有黄瓜、胡萝卜呢，哈哈……”

“哎呀……”客氏羞得更加厉害，完全乱了方寸，捂着脸，逃也似的跑了出去。

碗筷拿来，饭菜摆上，几名内侍、宫女旁边侍立，朱由校与母亲王才人一起进晚膳。

他们娘俩儿平常也都是这么吃，两个人，两套碗筷，太子爷朱常洛很少过来。这位国之储君、煌煌太子，虽说在外面窝囊，不受父皇待见，但在东宫——也即这慈庆宫内，却可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朱常洛很贪女色，妃嫔众多，宫中淑媛又不时新添，曾经的美人王才人便渐受冷落。特别是自冒出来个李选侍——“西李”之后，朱常洛更是整天腻在那儿，很少亲近其他女人。这要光是有偏有向、喜新厌旧也罢，却似不应该太过偏心，嫌弃人家王才人。甚而至于，一段时间里，他连王才人娘俩儿的生活都几乎不闻不问。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王才人和朱由校就多困难，日子如何孤苦、无依无靠。毕竟是帝王之家，除非被打入了冷宫，遭到“圈禁”，否则，即便再怎么“失宠”、“受屈”，也短不了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吃饭根本不算个事儿。只不过在朱由校刚出生的时候，因慈庆宫太监短缺，没有专人为他和母亲办膳，致使饭菜质量不高，答应不甚及时。那会儿，魏进忠尚在内府甲字库当差，经魏朝极力推荐，谋得了这一差事儿。人家过来后，干得也的确不错。利用原先的关系，这厮以办膳为名，将那上乘的食料、醋酱多多弄来，若遇一些名贵财物、玩好，以至非时果品、花卉，也必巧营取之，转献给王才人和朱由校。这么一来，王才人娘俩儿的生活就大为改观，若单论膳食，倒比慈庆宫以外的宫室还要好些呢。

“娘您今天怎么样，好点儿了吗？”朱由校很孝顺。每次见到母亲，都要问候问候。

“好孩子，娘今天挺好的。上午我还去煤山转了转呢。只是走路有些累，走一会儿，就须坐下歇息。”

王才人近几年身体不好，整天病怏怏的，平日里就在宫里待着，很少出门。

“出去走走好，能多吃饭。饭吃得多了，病也就好了。”

“是啊，好孩子，真懂事。你也要多吃点儿呀，多吃饭，长得结实。”看来王才人今天的精神真挺不错，“咦，这是啥？蚂蚱？今晚怎么上了这个？”

面对大盘小盘，大碗小碗，满满一大桌子菜，王才人一眼就发现了油煎蚂蚱。这宫廷饮食，本有一定之规，遵循相关礼仪，一日三餐吃什么、上多少，都是有讲究的。因而吃来吃去，王才人对各种菜品俱都熟悉。今天晚上突然多出了这么一样来，她不免感到惊奇。

“下午我去西苑捕的。娘您没吃过吧？尝尝味道怎么样！”

“我怎没吃过？小时候在老家，可是吃过不少。我还出去捕过蚂蚱呢。”一想起在老家的日子，王才人的脸上泛出了笑容。她夹过一只蚂蚱放进嘴里，“嗯，真好吃，有多少年没吃了。”

“那就多吃点儿。娘您平常吃饭太少了。”

“好孩子……”

不知是因蚂蚱确实好吃，还是由于孩子的孝心，反正今晚王才人吃得香，

比往日多吃了不少。娘俩儿进完膳后，宫女们过来，扶送王才人回房歇息，而客氏也早已在外面等着接朱由校了。

“客奶，你今晚在大魏公那儿吃得还好吧？”

“好。这个死公公做饭还挺好吃，让我狠狠地吃了一顿。”看来晚膳前的害羞劲儿已经过去，客氏快人快语，又恢复了常态。“今晚你跟才人娘娘用膳时间长，我们快些走吧。回去后，好好洗个澡，睡个好觉。”

“听说今晚东长街有玩‘掉城’的，我们也过去玩玩吧？”朱由校还想着玩。

“不行。上午去御马监跑了半天马，下午又到西苑捕蚂蚱，今天你已经玩得够多了，也不嫌累。你要想玩‘掉城’，等以后自个儿召集一场。再说，今晚咱们回去还要洗澡呢。”

“先去玩一会儿吧。”

“说不行就不行，你不想让我给你洗澡了？”

“想，想。”

这回客氏没有顺着朱由校，以洗澡为诱惑，将他“哄”了回去。

